

集部

浪語集卷二十七

宋 薛季宣 撰

解讀辯書跋

解

皇極解

洪範九疇次五曰建用皇極次皇極于中數九疇用中於建也堯舜之禪傳是中也孔顏之學

明是中也自章句之說起洪範為葘異之書儒者聞以意明之其已駁矣無證而民不信故君子難言之雖然極之敷言帝之彝訓也帝訓不明於天下走病焉敷求厥中頗以經學為解

大中所謂命中立而百順備矣各正性命民之中中以生也率性之謂道中非自外至也於時保之莫匪爾極也洪範曰皇建其有極歛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人之過也各於其黨人能弘

道非道弘人也是故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無入而不自得者惟不害者能之天理之滅人欲害之也反身而誠至誠則無他事矣百為事守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而後可以弗畔執中之道無他拳拳服膺而已矣洪範曰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子言之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孟軻有言所謂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是故識輕重之為貴識輕重則知權矣君子之時中時中為權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夫大受者不可以小知也洪範曰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語中德之盛也性無有不善心無有不正存心養性所以事天也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復其見天地之心不遠復無祇悔一日克己復禮而天下歸仁焉一言善而千里之外從之是集義所

生也洪範曰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道不逺人在推其所為而已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夫子之一以貫之非多學而識之也所貴乎坐進此道詩不云乎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惟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彊禦故大人正己而物正修身而天下平洪範曰無虐煢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

而邦其昌富有之謂大業充實之謂美淵泉溥博而時出之有本者如是也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必先誠其意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内外正天地之大義也一正家而國定矣舜刑於二女文王刑於寡妻至於兄弟以御于家邦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洪範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有諸中斯必形諸外是故誠之

為貴誠之不息則著著則通通則放乎四方上下而準不誠未有能動者也故曰不誠無物洪範曰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子言之道其難行矣乎智者過之愚者不及也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舜執其兩端而用其中于民兩端非執一也其為物也不貳則其動罔不中在舜之命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人各有心知微之顯則本心灼見而中一之見矣洪範曰毋偏毋

頗遵王之義（讀如俄）毋有作好遵王之道毋有作惡遵王之路毋偏毋黨王道蕩蕩毋黨毋偏王道平平毋反毋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天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以行與事示之而已聖人代天理物修辭以盡意知風霆雨露之無非教也則可以言天矣在易恒之繇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故君子言有物而行有常有常之吉不言之教也洪範曰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人無有貴賤道無有高下不獲乎上無以使下

不獲乎下無以事上中極之道立九經以行三德者也
故曰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中其天下之道本
乎記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不能達之天下而可乎詩
云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又曰夙夜
匪懈以事一人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於乎其有進於是
夫洪範曰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
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

讀

讀天問

走讀天問篇而後知天之大與離騷之本旨以為楚辭之學本諸天問猶乾坤之為易周名之為詩於傳則說卦序詩易詩之道舉矣夫高高在上日月星辰之所燭風雷雨露之所作此天象之可得而見兒童女子無不自已知之者至天之所謂高高日月星辰之所為昭昭風雷雨露之所為升降沸騰雖聖人有所不道況又其

遠者乎仁如伯夷未免首陽之餓盜跖之暴病死河東
質之常情非其理之正則離騷之作端致意于斯云蕩
蕩乎民無能名焉茲天之所以為大屈原為是與問柳
宗元為之天對何哉傳曰畫蛇而安其足宗元為似之

讀王莽傳

三季以降王天下者非有德英傑之士智足以兼天下
而仁能守之者皆足以創業詒後漢高光武其人也新
都侯莽之英姿傑出夫豈高光等輩徒以漢自武宣以

後上用剛嚴為理重以元成二道孝哀很悖而文景之澤未厭於民未斁於天將舉小宗代之是故國統三絕慢藏誨盜莽藉椒房之勢託宰衡之重竊先王之傳器詐極道窮而舂陵宗室因折箠以笞之矣觀莽竊六經以文姦言幾於用智以籠其民者讀其所為大誥訓典一皆竄易古書之文其將及誅猶曰天生德於予漢兵其如予何是真泥古不通姿非英物審矣居然已足以敗況天人之棄乎拱揖而能盜取神器劉氏之所以不亡者歟

辨

知性辯示君舉

命天稟也性人稟也道者天人之交際也孔子蓋罕言命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矣在古論語三之命矣夫不知命無以為君子言命止爾性相近習相遠也所謂不可得而聞者既難言之殆未可以言言之也又可以言知乎易說卦曰窮理盡性以至于命非無事也理窮性盡而命已至矣子思論天命謂性而卒之以無聲無臭

率性謂道而繼之以不可須臾離於性無所復道兹微旨也孟氏論盡其心者知其性知其性則知天猶是言也其曰盡心知性宜非識知之謂曰性無有不善將未免乎以謂知之也無分之論性惡之説由是起曰善惡混果知之乎其曰堯舜性之則天下誰非性者曰君子不謂性命則不可奪矣夫子於命而言知命於道而言知道於性不言知性夫命與道猶可以言知者命有天人之分去聲道有時措之宜不可不與知之性者命之在

天行而為道知命與道則性可由窮理而盡又可以知言乎文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性之盡也仲尼知命不憂盡性何疑命之至也孟氏醇乎醇者其語自性善而下未免疑乎駁也斷以聖人之學可以默而識之異教論以真空非知命窮理之謂玆儒者所以不道夫何責焉

河洛圖書辯

易繫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

之其言盖有叙觀之以理無晦也說者或謂河圖洛書本皆無有聖人為此說者以神道設教也是非惟不知聖人則不達不言而化之義烏足與較是非理道哉或者又以為當伏羲之時河嘗出龍馬負圖自神農至於周公洛水皆出龜書此則似是而非無所攷徵就龍龜之說成無驗之文自漢儒啟之百世宗之徵引釋經如出一口而聖人之道隐巫史之說行末世闇君洎夫亂臣賊子据之假符命或非彛為天下患害者比比而是

聖人憂深慮遠肯為此妖僞殘賊哉盖亦有其説已傳

註求其事而弗得於是乎託汗漫以駕其迂誣雖知惑

世誣人不暇卹也且聖人之作易仲尼固已於大傳詳

之大傳無文其可鑿以胷臆就如其説垂象為象降自

天乎走嘗切痛之為反復以思之者更歲推之久究之

至而後乃得之傳不云乎伏羲氏之作易也仰以觀于

天文俯以觀于地理觀鳥獸之文近取諸身遠取諸物

始畫八卦圖書之説從可知矣夫易之有卦所以懸法

也畫卦之法原于象數則象數者易之根株也河圖之數四十有五乾元用九之數也洛書之數五十有五大衍五十之數也究其終始之數則九實尸之故地有九州天有九野傳稱河洛皆九曲豈取數于是乎春秋命歷序河圖帝王之階圖載江河山川州界之分野讖緯之說雖無足深信其有近正不可棄也信斯言也則河圖洛書迺山經之類在夏為禹貢周為職方氏所掌今諸路閏年圖經漢司空輿地圖地里志之比也按山海

經所言皆地之物產鳥獸蟲魚草木之屬其古史職方之意歟仲尼所言幾不外是其曰河洛之所自出川師上之之名也走不能遠引請以官儀爲徵凡今古官書之所爲名稱者必以其官司其郡國自謂而後具其職官如春秋他國之事漢官府上尚書其傳于人書於史亦第稱其所行其事言其事上其事而於其職事皆畧聞者皆斷然不惑者以官司郡縣必有主之者非能自爾也然則圖書爲川師所名何獨至古而惑者哉或曰是

則然矣圖與書奚辯曰圖書者詳畧之云也河之原遠中國不得而包之可得而問者其形之曲直原委之趨向洛原在九州之内經從之地與其所列名物人得而詳之史缺其所不知古道然也是故以書言洛河則第寫於圖理當然耳昔者周天子之立也河圖與大訓並列時九鼎亦寳于周室皆務以辯物象而施地政所謂據九鼎按圖籍者也仲尼作於周末病禮樂之廢壞職方之職不舉所為發歎鳳圖者非有他也龜龍之説果

何稽乎第觀垂象之文其義可以自見

晏子春秋辯

聖人之道不掠美以為能不替世以為明善者從之非者去之要在乎據中庸之道以折中於物而不以巳見為必得此其所以大而無方也柳子厚辯晏子春秋以為墨者齊人尊著晏子之事以增高為巳術者其言信典且當矣雖聖人有不易走見而喜其辯謂其所自見誠有大過人者晚得孔叢子讀之至於詰墨怪其於墨

子無見皆晏子春秋語也迺知子厚之辨有自而起嗚呼若子厚者可謂掠美簪世也與使孔叢出于其前子厚不應無見如在其後出則大業書録具存抉剔異書扳從巳出謂他人弗見取像攫金之子不可謂知子厚妙文辭者尚亦為此剽竊之患厥有由來矣孔子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也然則君子誠其所知闕其所不知而後為真知奚錯必妄

辯管子

走讀莞子書雜篇觀其纖巧權詐變見兩端要多放利愚民上欺天子下傾同列務强齊國而非遵王之道仲尼之稱管仲曰人也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微管仲吾其被髪左衽矣仲而為此其民不可得愚將見人人異心諸侯瓦解齊不得霸周不復王中國裂矣何九合之有哉以人許之則管於人情非他道已孔子謂桓公正而不為譎管子雖有是說將何所復施守正而譎行之且非不譎之謂桓公猶不是用而仲為

之者乎往行前言當以孔子為信今夫管氏書者出戰國從衡者流求售其書雜之夷吾云爾夷攷其説皆非實事孟子不為管仲端有以哉左氏叙桓公以蔡姬與伐蔡之師亦信書之過

辯李廷珪墨

黟墨二枚其制楕前平後面為香字不正銘曰歙州進務官李廷珪寫文有隠起交龍挾之銘曰保大元年正月七日奉旨造初外舅祕閣鎮鄆故相申王以墨餉為

螺累百數李墨不能什一舅均之僚屬時走用幾要從事幕府與受一螺舅得一螺亦以相與後十年走莅樊楚梅雨既濟視篋中舊物探囊見墨念舅已修文地下縣又荆州下邑為惻然感動因考見其事云按史南唐元宗保大元年歲在癸卯當晉帝天福八年距今紹興嗣三十二年壬午歷年二百二十其歲正月庚辰朔七日丙戌實烈祖昪元七年也烈祖殂以二月庚午元宗以三月巳卯朔践阼改元保大則保大元無正月廷珪

父超本奚氏自易徙黟賜姓於唐不容在烈祖世元宗
貶號出顯德之後墨銘奉旨皆大不同舊稱李墨蓋玉
質犀文投之水中經年不敗書紙數十耗不二分今又
未必盡然本朝祁墨寶堂裛李墨寶藏幾盡秦氏所得
尚衆雖權門容或有此然亦已多事之不然無足多辯
走常患近世墨工几下未嘗知有膠法如潘衡蒲大韶
輩墨研未半已膠敗不可復使惟黟人吳滋墨法近古
典刑尚在然嗜酒不自知貴聽人竊取其名真滋所為

已足貴重膠不易敗惟滋有之誠以滋墨校今所藏其肌理膠煤畧皆相似李墨但加膩耳斷知墨爲滋造而滋之名又爲小人竊而有之扁鵲盧人而醫多盧祖李氏墨官而易多祖李盜名欺世知庸有極哉安得潘谷之徒與之共論形模之外易耳目之翫以求制作之正乎走固爲秦氏欺而秦氏亦未免見欺于世可爲太息端午前夕燈下書

書跋

書古文周易後

古易經二篇彖象文言繫辭説卦序卦雜卦總十篇以參校别異同定著十二篇皆已刋正可誦讀也道德久矣書存而著可即之見道者聖人之遺經遭秦絶學舉焜燼無完書惟易號數術家故獨免而傳後包羲之卦文王周公之辭仲尼之贊於是乎具在天豈有意斯文哉何其保之之固也他經雖玄妙難擬要皆自易出也夫禮樂王政之紀綱詩書春秋其已事也凡名數聲音

性命事物之理非易無自見也六經之道易爲之宗故他經亡而易傳不殊其書之存也假易亡其數卦其害將可言哉天之所以相後人何如其切至於六經大難之際迺易保全之而人有重不幸者易師爲之也夫易之爲書廣大悉備盡天地萬物之道者也辭占象數皆其一物而易師者析之以教雖互有啟發於義駁矣易道之隱其肇茲乎且八卦條陳六爻咸列繫辭其下易之教也仲尼贊述其義未嘗不錯以成文分繫卦爻非

其旨矣欲明聖人之意舍故書何稽乎是以差次其書畫復於古古文不可得見故以正隷寫之判文言為二篇彖有小大之别易經無義不足辯焉惟文言一篇舊失其序雖先儒謂次彖象或以為次繫辭以理言之皆非其舊夫乾坤易之門也非乾坤無以見易故以文言起之而繫之彖辭象若繫辭之後恐非必然先儒所云蓋即今文以求古也今文布彖象卦爻之下故文言不得不居後非元在後也雖然不敢以已見為必得姑從

其近是者之次以待後之明哲若夫傳註之失得在所不論

書詩性情說後

走述詩反古說州人項𩔗用中不吾與曰子今人也為古詩傳安知古之不如今也而以反古為說不亦虗乎走初不入其語久而思之曰用中之言正中吾過夫人者中和之萃性情之所鍾也遂古方來其道一而已矣修其性見其情振古如斯何反古之云說項規吾過不

亦宜乎更以性情名篇而書其後曰情生乎性性本乎天凡人之情樂得其欲六情之發是皆原於天性者也先王有禮樂仁義養之於内慶賞刑威督之於外君子各得其性小人各得其情於是時也君臣訏謨廟堂尊德樂道其民養老慈幼含哺鼓腹雅頌之作不過寫心戒勸告厥成功而已後王滅德而後怨慕興焉於書虞之敕天元首夏之五子之歌於詩幽頌雅南皆是物也言之不足至于形容歌詠有不可以單淺求者此二南

之詩為先王之髙旨上失其道監謗旣設道路以目雅風世變觸物見志往往託之鳥獸草木蟲魚是非盛世之風有為為之也其發乎情止乎禮義吟咏以諷怨慕之道存焉仲尼參諸風雅之間以情性存焉爾危行言孫將以順適其性而用之利導五諫以諷為上茲其理也周士賦詩見意騷人遠取諸物漢之樂府託閨情以語君臣之際流風餘俗猶有存者諸詩家之說變風變雅一諸雅正先王之風意怨謗為性情指斥言為禮義

近求諸内自有不能堪其事者遠又不能參諸楚騷樂府之意其何性情之得而又奚以上通古人之志用情正性古猶今也然則反古之說未若性情之近也曰性情說古人其舍諸

書莊季綽𡷥著新譜

聖人之道行于古聖人之法具于經學者不務窮經泥夫師說故聖人經法則晦以不明士當以經為據依斷然不惑於習畧去衆多之論以盡其心夫然後聖典森

然無不得也易六經之源委也作易之道始于揲著其法詳著繫辭可按以攷也自脫於秦火師法紛綸而經闇不通舉世罔知攸定士眂先儒為用久且不疑旅出一途而着法隐矣揲著新譜毅然易大傳之從始謂一三為奇二四為偶得奇偶之正無偏頗之失契於經旨有足多者其引徵以張轅揲著之法可以為審矣而師春氏說又畧與符同其法用著四十九莖總而把之以意中分扐一小指間四揲之第一指揲餘一二足滿五

餘三四足滿九第二第三指揲餘一二足滿四餘三四足滿八四五為少八九為多若三多老陰分爻交三少老陽重分兩少一多少陰拆分兩多一少少陽單分是法最為近古然而餘二足五餘三足九與張氏說皆不與易通走嘗聞巫山隱者袁道潔先生言特暗與莊氏會第以四八為多為未盡走甚疑而參攷之惟策數為不易何則乾之策三十有六坤之策二十有四莊氏策恒虧二袁氏則奇差而為耦矣以知莊氏之說容有未

當何哉繫辭之云蓋十八變而成卦夫爻一三小變六爻而數通矣不必皆大變也先儒自陳圖南邵堯夫輩爻之再變巳用四十有八莊氏則盡用四十九故從先儒則合於策而四十九之用失矣從莊氏則合於用而二篇之策贏矣惟劉禹錫辯易九六論揲以三指其法與師春同既用無四十八之謫而策復與二篇叶是則莊氏之奇偶師春之變卦既可信皆可從作易之道其不外是夫學者當自求之是不必信蓋一人之見非敢

誠然如意無疑則或可信若猶未也顧得復從經正庶偏見之言無以惑經維宋紹興著雍攝提格之歲如月戊午讀莊季綽摭著新譜愛其善而失之變故書

書林勲本政書

林勲本政書十四篇地圖一篇久藏走家走初學問經史病未盡通不暇習也寘書篋中與故紙不異蓋未始拂其埃塵而睎其篇目也暇日撿文籍見之謂人著書必不徒爾其間容有大過人者取而疾讀數過迺知為

井地書也言皆叶往則應經義誠亦可舉而行方之中
古而不謬措之於今而不悖走恒病先儒之言田制者
往往拘名數執死法不能得聖人意可謂傳之將來讀
之且茫然厭煩奚暇舉而措之事業勲書則異此不牽
於百氏之説一本之經能復引古以驗今即今以求古
不遠于古今之變而得其舊亦不必勞人而曲盡乎事
物之變居今之世求古之制識其真則難能矣勲書盖
簡且易後之人主思將追迹三王而盡井天下之田此

書不可實也初走未見此書時睨之則故紙若也逮習其言迺知遠甚人之不可易書之不可不讀也如此古人有言曰學然後知不足詎不信然

書趙烈侯事

趙烈侯好音謂相國公仲連曰寡人有愛可以貴之乎公仲曰富之可貴之則否烈侯曰然夫鄭歌者槍石二人吾賜之田人萬畝公仲曰諾不與居一月烈侯從代來問歌者田公仲曰求未有可者頃烈侯復問公仲終

不與乃稱病不朝番吾君自代來謂公仲曰君實好善而未知所持今公仲相趙於今四年亦有進士乎公仲曰未也番吾君曰牛畜荀欣徐越皆可公仲乃進三人及朝烈侯復問歌者田何如公仲曰方使擇其善者牛畜侍烈侯以仁義約以王道烈侯逌然明日荀欣侍以選練舉賢任官使能明日徐越侍以節財儉用察度功德所與無不充君說烈侯使謂相國曰歌者之田且止官牛畜為師荀欣為中尉徐越為内史賜相國衣二襲

噫公仲連賢相也不以正義咈君之心番吾君善謀也自以賢賢易君之慮公仲用人惟已烈侯改過不吝賢矣是故大人之格君心之非唯務引之當道

書鄭威愍公驤遺事

世之論李鄴侯張中丞者無不尚其危急存亡之秋曾不思二公之心蓋先存乎哀柳之詩氷山之不可倚也鄭威愍死義馮翊其民哀之固宜至於葬於異邦之臣克祔夫人之柩蠻貊忠信不以死生行矣哉其讀公新

除謝上章至闕陜六七任不挂權臣之横思崇觀二十秋靡沾故相之餘潤未嘗不于嗟變色歎息於斯人也即使蚤得展其所長先事而戒一死一生之際當與李張易地皆然三百里之强對決不徒死之也孰復遺事不知流涕之横睫

書周世宗家人傳

歐陽公論柴守禮事㨿之咎繇為士瞽瞍殺人舜竊其父而逃孟氏假設之言所以通權變者其論咎繇之法

至於天子竊父諡矣周世宗為柴氏子蓋出於流傳以元舅而不忍臣之縱其殺人之罪傳疑雖過或幾於信矣舜於瞽瞍曲盡事親之道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齋栗而朝瞽亦為之允若益之贊禹嘆其至誠感神殺人遠矣鄉使世宗侍守禮以不朝內盡宮中之敬大宗私意可無偏廢於時寘之西京棄之十阿父者殺人細耳又有加于殺人之罪其將何以處之世宗之欲處當其宜大臣輔之無術因陷而入於罪臣不能無憾於世

宗惜其明鋭出于天姿終以無學為累

書大象賦

大象賦舊題漢張衡撰唐李淳風注所記星文亷於晉隋書天文志然晊漢之靈憲遺落多矣賦中自序明其用事及于殷馗之知在魏武帝後也注于淵文民文多為唐諱而昏旦中星全寫月令秦文淳風星官斷可知矣文賦之作于記事為難工大象妙于鋪陳巧依準實該而質簡而文馳騁其辭不失次舍貫穿經緯端如貫

珠雖不得其姓名其人可想而見惜也專本巫咸星贊旁覽不及隋書時君即能致諸芸閣蘭臺坐卧渾圖之下其所論著何秪此邪廞隠刑徒可為慨歎愛其仰括天象而文可習誦故取天官書歷代天文志武經總要天占補注手筆藏之隨見輙書悔不倫序

書單鍔吳中水利書後

走遊淛西行湖瀼上常恠其地庳下古人何以能田道吳江間知長隄之障水也禹貢三江既入震澤底定諸

家注疏其言三江皆不可詳第考末之考見震澤定於三江之已入求之經旨三江在震澤下為之叙矣酈道元水經注松江奇分謂之三江口引吳越春秋范蠡乘舟出三江之口謂此別為三江與職方稱謂相亂庾仲方吳都賦注松江下七十里有水口分流東北入海為婁江東南入海為東江與松江而三按姑蘇圖經范文正恨不得導江入海則吳中之水害救之誠有道矣昔者鯀堙洚水禹行其所無事三江入而震澤定真無事也比

年吳中荐澇詔書詳求利害而疏通之惜無一人能以古道言者天子之澤從不下究廢格明詔甚無謂也因讀東坡奏議得元祐中去浙西後所上單鍔吳中水利書其言宣泄陂堰之宜曲盡古今之變即采而用禹蹟無難復者所患國家重擾有司憚煩豪强不便已私此事之所以難立也走為三復單說把翫不能釋手惜乎禹書之說單忘援以為據故為表見以備水官之采焉世傳東坡工為文章於政事蓋亡可述誦其奏草自可

不攻而破蜩鷃笑鯤鵬之大亦何至哉禹之功范公蘇公之志單君之論於吳之水害眞膏肓之鍼石也讀其書者其可忽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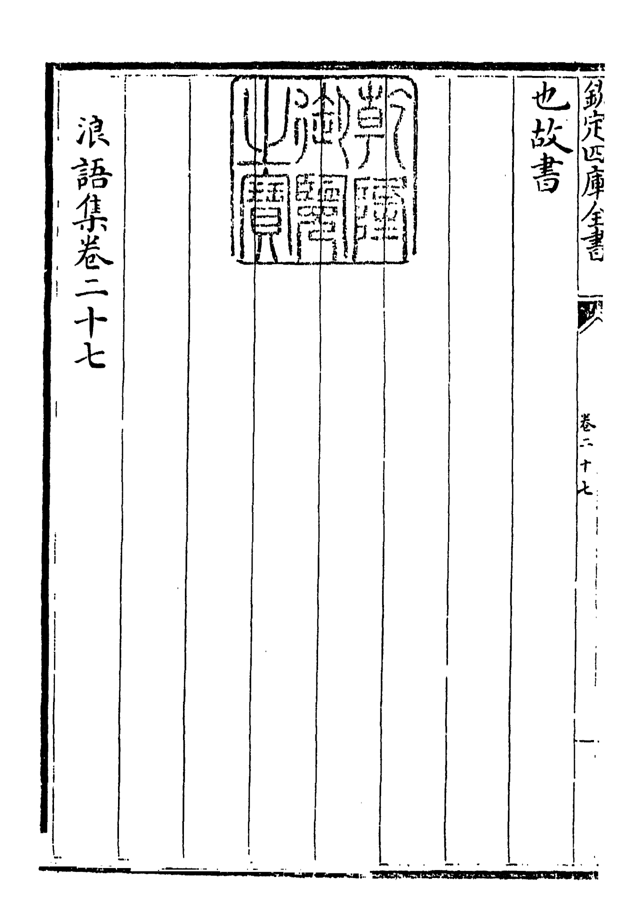
書丹徒五百事

紹興甲戌丙子間丹徒五百夜還自郡有方士醉卧道周者時夜禁嚴甚五百念士即得罪遂扶以歸比旦士尤之曰吾懷有白金失之盜必子也五百實亡所得金且弗復辯為買金償之他日遇諸途又從之索酒五百

酤命之飲延歸與居越二年方士辭去邀五百餞已共飲野肆酒竟方士起曰吾久客累子無以為報察公之行於今之世無有也我有長年方術將傳之子子能相從即不死能相從乎五百曰人生必死長年奚為士曰吾念若貧有術噓銅成銀亦噓銀為金子欲之乎五百曰我持梃日得百錢已足自養復噓金何為士曰若于酒外無他嗜好吾能變瓶水為美醖酌之可不竭憶子夜不得酒為通夕不寐姑取吾酒須之酒時試之五百

曰夜亡湎飲不寢何傷變水良勞吾不用也方士矍然
竦曰昔吾若友今我之師也道已髙於吾矣端拜騰空
而没酒家保在旁知狀得其應答語傳之若方士者豈
世之所謂僊人耶何其方之異也彼五百庸胥烏知仁
義道德之說觀其所立幾於古之貞人方士服而師之
為得師矣私不自勝迄示其方所謂知之非難行之惟
艱詎不信然員冠之儒少長於聖人之學及其行事能
弗戾者幾希聞五百之風足少愧矣走懼其以方之没

也故書



浪語集卷二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浪語集卷二十八

九

詳校官庶吉士臣何道沖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宋枋遠

謄録監生臣朱上林

浪語集卷二十八

宋 薛季宣 撰

策問

擬策一道并問

問寓兵於農古之大政也周家之制則周官司馬兵法具存田以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以令貢賦軍以五人為伍五伍為兩

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鄉有州黨旅
閭比伍遂有遂縣鄙酇里鄰王之六軍偏取而足司馬
法以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十爲
終終十爲同同方百里提封萬井爲三萬家革車百乘
士千人徒二千人又謂一甸出一乘車甲士三人卒七
十二人參諸禮經名數乖錯自求其說互有不同管仲
以內政治齊制工商之鄉六士鄉十五三分齊國以主
三軍五家之軌爲五人之伍十軌之里爲五十之小戎

四里之連為四小戎之卒十連之鄉為旅帥五鄉之帥為萬人之軍五鄉帥公及高子國子為之夷吾之書復有伍鄙之法三十家為邑十邑為卒十卒為鄉三鄉為縣十縣為屬五屬立五大夫一國三軍革車至八百乘長勺之戰桓公稱有帶甲十萬車五千乘得毋誇過其實乎禮法皆周家遺書管氏一家之說而其乖迕至是作法之意寧自有不同歟將由久遠之傳疑抑考求之未至云爾當周之末諸侯自為兵法備矣有如齊之募

士晉之前行秦之陷陳越之君子逮戰國之騎射技擊武卒鋭士與夫楚之二廣鄭之魚麗吳之徹行一陳一軍自有制度曷為本始一皆無稽而妄作耶周家賦卒之差及其車乘什伍諸侯之為變亂其同異多少為如何雖唐李靖嘗略以告文皇其詳未有所究願為徧舉商搉於篇

對善乎荀卿子之論兵曰仁者愛人故惡其害之義者循理故惡其亂之仁人之兵聚則成卒散則成列延若

莫邪之長刃嬰之者斷兊若莫邪之利鋒當之者潰圜居方止有如磐石觸之者角靡而退以桀詐桀猶有巧拙之幸以桀詐堯誰肯賊其父母謂桓文之節制不足以敵湯武之仁義故論兵要舍湯武何法哉今之兵家一本之孫吳氏孫武力足以破荆入郢而不能禁夫槩王之亂吳起威加諸侯百越而不能消失職者之變詐力之尚仁義之略速亡貽禍迄用自焚是故兵足戒也孔子於子貢之問政告之以足食足兵衛靈公之問陳

對之以俎豆之學聖言天遠厥有旨哉商之頌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苞有三蘖莫遂莫達九有有截周之武曰於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勝殷遏劉耆定爾功二王皆以弭亂為功宜其兵之無敵於天下也商事遠矣愚於牧誓見武王用師之法不愆於六步七步不愆於四伐五伐六伐七伐弗迓克奔以役西土易之所謂師出以律古之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夫故舍周家之制為兵

皆苟然之道也周家制兵之法其要略具於周官其詳
司馬兵法言之法雖穰苴之書然皆當世常行之事耳
目所際去宗周為不遠其言不悖於禮不可誣也去古
既遠二書皆出亡逸之餘然舍禮法而討論周家則將
焉所取制明問下及疑其乖迕之多意其作法自有不
同考求之末至焉者撝謙挹損蓋將以啟發諸生乎愚
以為禮法無有不同患不深考第加考索自無乖迕之
疑周禮之所謂縣即司馬法之所謂成也縣都以令貢

賦之法終同以施疆理之政特名號有不同耳司馬法甸出戎車一乘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即稍人所掌丘乘之法甸田八里加方十里是為一成之田三分去一為田六十四井以五百一十二家出車一乘士三人則一車七十五人之賦一成百井為三百家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則一同萬井為三萬家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之賦周家兵賦率七夫而賦一兵一通為三十家固二分而去一矣甸四分而去三則一車七十五人

之數其曰如千家者謂非兵賦之常不得已而大發之多不加於是也一士二徒之設率三十家而置一吏禮有鄉士大夫胥徒之制非甲卒比矣論禮者以謂賦卒有天子諸侯之異未之詳也孫武固謂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内外騷動怠於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周之賦兵於此可見雖不得已猶不至於盡發者先王忠厚之至不欲窮民之力也齊之内政以八百乘之國而立三軍車八百乘軍萬人加工商之鄉六為軍萬二千人

兵車十乘卒七百五十人則周二兩之制五屬四十五萬家以供三軍之賦率十五家而賦一兵則周賦兵之制雖損其數用之夥矣桓公自謂帶甲十萬車五千乘通國之衆未爲誇也周之賦政始於丘井而成於一甸什伍之制萬世法也六軍之法即六鄉之法六鄉之法即六遂之法軍國異名而不異制簡易之道也管子固謂内政之作卒伍定乎里而軍政成乎郊軌里之法不大更於鄉遂伍鄙之法往往因於夫屋然其間不能無

異而惟徑便是取軍國殊制至於變法遂更求速得志
於諸侯此内政存心之可誅者李靖以為管仲實脩太
公治周之法為知賦政之羸虛矣愚嘗謂王制之在天
下後世有不可得而變者紀綱是也有當時不能自無
出入者法度是也言之兵陳則紀綱什伍也法度卒乘
也知紀綱之不可得變而法度之可以出入者而後可
與言兵乘車七十五人周之制也武王牧野之會蓋戎
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甲卒四萬五千人戎車少而甲

士多至倍加於常數然則周法之在當世猶未免乎有時而出入也諸侯變周之制為可責矣隨時而具卒乘王法何誅乎仲尼於魯春秋於何以書作丘甲用田賦皆變周也周法甸出七十五人為三甲士則丘何一甲之有成公之作丘甲則是甸賦百人賦以丘乘為差哀公初以田賦則是井地之內民力無遺蘊矣丘之賦五家而出一田之賦一家而出一地不加大民不加多恣其變更而何强大之能益故論春秋之法雖齊之內政

猶無所逃其罪而況竭民之力哉周禮之在諸侯諸侯之事守也范昭不能犯齊之禮知齊之不可伐仲孫以為魯秉周禮言魯之未可動諸侯之守其國舍周禮何居乎當周之衰周禮蓋不行於天下矣諸侯略能循周之法雖甚無道猶足以為強率意妄為未有不底於亂亡者蔿敖擇楚之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左轅右追蓐挾轅而戰以轅為法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周制五伍為兩四兩為卒楚徒多而車少車之一偏有

卒與兩一車之徒二百五十陳曰荆尸未見其變周者
李靖以為挾輈之士一偏為五十人兩二十五人二廣
凡一百五十人靖號知兵殆未之思也鄭子元繻葛之
陳為左右拒前偏後伍伍承彌縫前偏輕也後伍重也
五矩方也周制偏車二十五乘伍車百二十五乘前輕
後重鱗次彌縫陳曰魚麗未見其變周者衆多而備魚
麗豈謂是乎夫差陳於黄池百人以為徹行百行頭皆
官帥十行一嬖大夫一將軍三十嬖大夫軍帶甲三萬

吳有徒而無車所為方陳亦未見其變周者申公巫臣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教之戰陳吳之軍陳其本諸此巫臣車徒二乘以兩之强半予吳杜預以謂予之兩士與九乘車何其乘車之衆也愚所謂諸侯略能循周之法雖甚無道猶足以為强者齊與三國是也趙以騎射變戎服齊以技擊受賜金魏之武卒以中試復家秦之鋭士以功賞相長荀卿固以為干賞冒利庸徒鬻賣之道未有安制矜節之理故謂齊之技擊不可以

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值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趙武靈王僥一切之利騎射變於古者又荀卿所不道何足論哉惟秦商鞅耕戰之法獲五甲首而隷五家什伍之意或存焉尚不害於兵農之一卒兼六國此其效歟以詐力相為雄長一變先王之法制愚謂未有不底於亂亡戰國之兵是也齊之募士五萬晉之前行四萬秦之陷陳三萬事不它見名獨見於吴起之書越之習流二千教士四萬諸御千與所

謂君子六千法不詳見事獨見於外傳國語募士前行之號其内政之所寄被廬清原所作之異名乎疑以傳疑未可謂必然也管子固嘗以教士目内政之軍其名或在是乎陷陳之力著於韓原之戰君子之用効於笠澤之師是皆恩信有以結之其詳不可得聞矣循周之故效如彼更周之制害如此周之禮法為天下之紀綱者顧不大乎雖然紀綱之於周猶為法度而已如其仁義此周之所以得民存乎其人則禮樂詩書在也文中

子之居家也不暫捨周禮曰先師以為王道極是也如有用我則執周禮曰先師以王問禮法其敢舍周禮而對

策問二十道

問語曰道不同不相為謀夫彼重則此輕天下必然之勢也孟子之拒楊墨荀氏之詘孫吳與韓氏之闢佛老凡以此也吏考其事乃若有大可疑者老子與孔子同時莊子與孟子同時老子之書推提仁義絶滅禮樂宜

得罪於聖人者而夫子從之問禮至欲竊比老彭孟子當戰國之時尊聖人之道楊墨之外雖若神農之言桓文之事尚皆辨其非是莊周詆訾孔氏曾無一語及之至若荀卿論詘孫吳而躬未免於談兵韓愈深闢佛老而與大顛彌明之徒遊從多所假借西方之教葢百家之晚出者其清静類莊老其自了類楊朱其慈悲明鬼非樂不喪又甚似墨者之言三三柏子之機乃其極至語也然實本於宋鈃惠施公孫龍堅白異同之辯宜儒

者之所不予王通祖述六經之學斷然以聖人許之先正司馬公作偈破禪猶是說也學者疑之久矣必有能辨者焉

問山河有定勢攻守有定規奕者置棊不定猶不勝其偶況兵乎是故因思歸之衆舉蜀漢之師收三秦從韓䖍食敖倉之粟杜成臯之險塞飛狐之口守白馬之津東鄉以爭天下者漢之高祖也自淮入泗捨舟下邳舉琅邪入大峴㓕燕之後息兵三年或開鉅野王德仲或通

石門沈林子或出淮肥檀道濟或趨陽城胡藩或入武關沈田子

通舟於河推鋒入渭者王鎮惡宋之武帝也乘夏水之浩

汗汎河道之通流走碻磝覆滑臺虎牢洛陽自然不固

者宋之文帝也然或以有功或以取敗又若桓温枋頭

之舉謝玄淝水之役心存恢復勝敗何殊田祿伯桓將

軍之謀吳王不用而敗二子遺術或可舉而行乎乃若

吳蜀之所以抗中原西有關頭陽平樂漢東有江陵夏

口濡須京城之鎮魏人之備不過祁山襄陽合肥三城

晉宋以還乃有彭城泗口鍾離壽陽安陸疆埸遠近固曰隨時之宜必若韓雍之襲南沙孫恩之走郁洲滄海之濵古未之方何也都邑之設所以控制方面為民之極六朝皆在建業而孫吴或都武昌南唐或遷豫章將有說也國家渡江雖錢塘為行所留鑰之守實在建康屯戍之兵不及江外出戰入守之計大率不同於古將時異事變已陳之迹而今不足為乎即使兵交淮南守在江面運道難礙諸處交急饋運之出備禦之計古所

未暇猶當謀之而況方册所書者乎必欲進圖中原取還舊物退守重江饋輸亡乏雖曰廟堂自有成筭學士大夫要當知之願聞規模以覲遠業

問古者用民之力歲毋過三日而庶人在官與夫鄰酇之長無非民也居則治溝井出則奉征戰亦無非民也嬴秦而降大革先王之典惟民役於公上未之有改而民不以為病近世以衙前押綱運主和買而民始困於為吏保正職催科承文引而民始困於差徭熙豐以來

更法以救其弊者屢矣而弊日滋甚盖嘗賦錢免役矣則有役不免而錢之出也如故且州縣有吏豪之病又嘗官僱耆户長矣則有雇直上供而民之傜也自若重之以里胥侮弄之奸法之擾民無甚於此是故小民憚於充役而田業歸於官户之兼并於是有限田之制混差之法且官亦役也而役錢不免仕足貴也而賤役仍在說者謂漢法雖丞相子不免顧更卒之戍果其遺意歟或者乃欲復科耆户長之雇錢則前已有免役之綸

後未保將來之役亦恐役人亡賴官事殆將不舉第守官户子孫名田減半之法人情苦不易行使與民户通差則仕者不能兼治而官户之役反重罷免役之上供邦計亦不可闕一仍其舊又將無以寛民意者古今異宜而民不可復役不然何以屢更役法而民終未之便將祖宗之成憲自足遵守而徒為是紛紛不能達其意歟諸生學古通今無所不講玆民事也有司願究其宜問水利尚矣農田之灌溉漕運之轉輸公私之交急也

至於設險守國其所繫者益重淮浙當承平之世非惟
國用之所仰賴蘇湖熟天下足則又發於田家之諺今
也行都所在内奉萬乘外供六師而水利之講不詳號
稱十年九潦古者塘堰陂湖之地顧已變為桑田之野
皇上究求民瘼知無不為葢嘗决圩岸之遏流抑沙田
之專利通五瀉之堰導申季之港德至溥也而旱潦之
害未聞加損或者以謂吳江之岸實障震澤陂湖堙塞
漲起横流决而通之未覩其利漕舟凝滯軍食乃不可

闕佃者已爲成業立將見其流散興役動衆又不可以輕舉置而不問非安國利民之意也先正翰林蘇公之帥浙右嘗欲起千橋於吳江之岸文正范公守姑蘇則欲盡通吳東入海之浦一則言而未試一則試而不卒迨今百歲弊云極矣監司帥守豈無愛民憂國若二公者歷年之久何寂寥之無聞也將古人治水之道二公有未之盡不然二公之業未究必有說也鄧艾大田淮甸而魏軍大振何洙復鄧故業而南唐之政遂衰焉臻

興起鑑湖鑑湖成而臻敗謝公作堰丘頭淮人比之召伯利害反覆其故何哉中朝鎮守北門舊興塘濼之利水田之阻況此輦轂之下淮泗之塞事切乎世將何道而為之諸生論古通今水學蓋所詳練必也農田不失灌漑運道不至艱阻邊險以設民力無困而公私享富實之効豈無術耶願詳聞之將復於上

問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孔子語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孟軻說也適堯舜文王為正道揚雄學也虙羲而降神

聖之君以十數孔孟曾不之尚顔獨尊於文王周孔非其賢於先聖將以無位故邪揚雄論道而歸堯舜文王然則周公仲尼豈不足法也三千之徒皆學於孔子者而七十子尤章章焉史記所傳七十有七家語所録七十有二其人與數既已不同而其强半言行不聞果何以異於三千徒也叔孫武叔公伯寮毁仲尼愬子路者不聞回心鄉道言行之美而猶見録何歟大戴禮經其言子貢論弟子之行以答衛將軍文子之問其人裁十

有二顔冉由求赤參師商滅明偃南宫縚柴孔子自言從我陳蔡及門者十無非門人之傑而其去取參錯不可考知姑爲訂以聖人之言則子我短喪之問似非能言之流季路不正衛君冉求附益季氏其於政事何有似孔子如有若唯忠恕如曾參門人之所共尊乃不數於德行又如曾蒧之言志子賤之不欺傳易若馯臂商瞿曾不許以言語政事文學四科所列猶或未之盡邪聖人之門柴愚參魯師僻由喭而皆進於夫子之道耕稼之學至斥之以

小人其謹向背之途所成就之速如此堂堂張也其傳乃有堯行而舜趨商之洒掃應對進退流為囁然終日滑之貴本抑末至於偷懦憚事又言語之子貢推於縱横之雄以參商之大賢比於孟施舍北宫黝之勇聖人之學何其愈遠而愈不似邪得其所傳子弓子夏子輿三人而已子弓之學於荀卿李斯而廢子夏之傳至田子方莊周而極惟子輿之道子思孟軻皆不失其所傳将毋師法不同本有次第抑其流傳之遠自有幸不幸

歟荀卿非十二子而子思孟軻皆未免為有罪莊周論天下道術身與老聃關尹猶自列於一家卿言子思孟軻自謂子游之說周稱田子方語又曰學於谿工古人尊道嚴師安有聞見之異疑信相亂其故何哉諸生學於聖人之門所盡心焉爾者道學之統源流之辨與夫門人高弟所聞所得厚薄淺深之閒宜固知之詳著於篇庶見所藴

問三皇皇也五帝帝也孔子序書斷自唐虞論易稱虙

羲神農黄帝太史氏紀五帝則首黄帝畧少昊大戴氏記宰予荅問亦止於黄帝髙陽髙辛而已古者祖功宗德與夫郊禘祭報之祖皆不在昭穆之數祭之報乃不知為何禮虞之幕亦不知為何君商之三宗宗也遷亳商如盤庚其無逸如祖甲商民求復其政周公亟稱其賢而皆不列於宗周宗武王嚴矣若成王之守成康王之刑厝曾不曰宗其道宣王中興之治徳非盛於成康於傳有世宗之名得非三代以前經傳疏畧不可得而

詳說不然皆彰灼特孤陋未知通乎漢唐以來祀豐於昵功德之論廢而不行求諸先儒史氏之言盛德豐功之君自有不可没漢七制唐三宗其人也漢之二祖三宗唐之太宗固天下無異見以世宗之窮奢黷武庸詎賢於節儉愛民之景以中宗之聰察雜霸豈多過乎明於成王之昭明皇憲宗皆有始而無卒以武宗之幾振唐室宣宗之政比太宗且無二君晚節之瑕而七制三宗去彼取此何也在漢光武嚴恭祖宗之制遷呂后之

有罪躋薄氏之有子所以崇高廟之配登中宗之宣帝
没元帝之高宗所以明先帝之賢至於景昭之號世宗
之宗無損益焉豈非功德汚隆雖孝子慈孫自有百世
不能改者宜乎後世非復異同之論况有先儒史氏之
證而天下之議至今曾莫能一豈無説邪諸生其推所
由來却我胸中膏肓之惑
問孔子嘗聞者俎豆未學者軍旅其論政曰足食足兵
以信自謂我戰則克豈徒然哉在書甘誓有之左不攻

于左汝不共命右不攻于右汝不共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共命牧誓有之不愆于五步六步七步乃止齊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乃止齊焉蓋陳法也禮大司馬春教振旅夏教茇舍秋教治兵冬教大閱坐作進退如戰之陳曲禮行前朱鳥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進退有度左右有局各司其局蓋陳形也然則聖人果不學歟自軍禮司馬法亡兵家不知有陳諸葛武侯治軍蜀漢推演八陳而載之圖今廣都

魚復皆有之其圖行列皆八象地之方一有九六相函
如偃月狀晉桓司馬以為常山蚍蜉後世曾莫之省唐
李衛公始引軍志以明四頭八尾合於古之井制觸處
為首之意於是稍可究之然聞先漢都肄已有孫吳六
十四陳竇憲常勒八陳擊匈奴矣至晉馬隆又用八陳
以復涼州陳勰持白虎幡以亮遺法教五營士是則武
侯之前既有八陳後亦未嘗亡也今有馬隆握奇圖贊
其傳起於風后李筌繪而圖之見於太白陰經又有曰

雜兵書頗有黄帝太公孫吴武侯遺術裴緒變而通之著於兵法新令其形皆八不與武侯陳圖相似筌乃定而無變緒又方圖非整俱曰八陳是邪非邪唐太宗尤習於兵其作破陳之樂用代古之武舞八播四表自以生於八陳干戚振萬之意果如是乎古有鵝鸛魚麗范蠡又論陰陽牝牡陰陽家者亦有太一五陳遁甲八門之術衛公益以六花為十四陳至曹成王則有所謂團力李臨淮則有所謂校旗原本從來將毋皆八陳之變

不然各一法歟荀卿有言仁人之兵聚則成卒散則成列延若莫邪之長刃嬰之者斷兊若莫邪之利鋒當之者潰員居方止若盤石然觸之者角靡而退以為綦制安節之理其古之軍陳歟今之為兵固有常教之陳無用於戰講肄而已說者遂謂戰而言陳非知兵者張真源名習戰陳然未嘗用古法乃使大將各以意教止使士知將意將悉士情然則古之陳圖果不足法矣先王為是紛紛無益之教無乃厲使其民乎武侯有言八陳

既成自今用兵行師庶不覆敗陳固用之戰謂之無用何也眞源武鄉皆古之知兵者何其言之反邪古人以陳肆兵由來何所法象後世用與不用其為成敗何如可以文可以武者聖人之徒毋以古所難言而遂略其說也

問兵家之法萬變而其大校有三曰戰曰守曰和以祖宗行之不過各守一事皆能得志於契丹金人之强非徒契丹比也其戰克攻取自其先世則然惟我二宮躬

行堯舜之道待鄰國者不一而足三者迭用如環無端校德則彼暴我仁用師則我直彼曲然自海陵渝盟於今將五歲矣邊鄙之上旣未聞朝甘泉焚龍廷之奏雖保固疆埸議者猶以為未詳豈古今異宜祖宗之法不可盡用抑和戰異勢三者不可並時而出也諸生學道尊王必有以決天下之疑樽俎折衝為不可勝之畧以戰則克以守則固以和則久者有司願與聞之將抉所長言之執政

問古者量事設官官有常守而無溢員之患未聞待次而授者降自近世入仕之途日廣而官有常員吏部注官至逆用八九年闕内而職事外而監司亦或以數人而待一官置吏以還無此其弊進士古之鄉舉任子世禄之舊也於今既不可廢軍功以賞戰士鬻爵流外漢唐亦多得人今欲一切暫停則賢愚有同滯之嘆姑仍其故弊將日深諸生講論其宜必有便於今而不戾於古之法國家將采而用其詳著之於篇

問三王兵出於農有征無戰故無宿師漕輓之費秦漢用兵疆外芻運力單議者始為屯田世收其利在今長征戰士非征役之士也平時惰游廢業往往去而從軍使之營田非本情也非人情而强之事將不免於怨謗逃逸或為罷議屯田且不可咸饋餉之勞何當休息今欲講明其說將使戰士力於農田而無怨棄之尤或為屯田而無煩於戰士計將安出諸生其詳說之

問歷觀前古良將之兵未始非因糧於敵敵之積聚皆

我之資也近人謀不及遠故皆計費而後出師費之不供不可進以尺寸設能克敵又多頓挫而不得前堅壘相持費不勝計輸運則民不堪命屯田則軍不樂從進退孔艱遂有中道而廢何術可使士安南畒飛輓不勞何策可以因敵取資而無不給之患此軍計也願條其數之詳

問古者天子建國置命卿之相諸侯立邑設大夫之宰雖其職有内外官有崇卑所以司牧其民輔佐其君一

也夫天生烝民不能使之自治相籠以知相加以力而爭競獄訟由此作善爲吏者治之有術臨之有政民不之犯至於無欺足矣傳稱子產治鄭民不能欺子賤治單父民不忍欺西門豹治鄴民不敢欺三子之爲世無能優劣之至於烹魚之詐樂其得所猶未免乎不智之嗤惡在其爲不能欺也河聚之沃仍而未革猶不免乎沈巫之虐惡在其爲不敢欺也宓子學乎聖師美政行乎單父之域漁人遠在幽獨不忍欺其大夫故雖孔子

大之惜其所治之小四科之設其不立於政事何也抑
夫三子之政其猶未臻於道將有說乎皇上以舜紹堯
以民為天下本置吏二千石必親問之於朝守初除
亦必中書審察命吏之法何減治古然而不欺之俗未
聞如三子者之風不識古今異時將人事之不同也將
使今之君子其守宰郡縣致治之美無欺之俗皆不愧
夫三子其道何由
問六藝析衷於夫子夫子之學六藝不與存焉論語輯

録夫子之言六藝之㬥襟也難疑問答之辭蓋聖人之
門講明道學之奥者詩書禮樂旣稔聞而熟道之易者
性命之原春秋聖人筆削夫子曾不之及而門人弟子
又殊不問何哉仁義之途禮樂之事皆聖人所以教弟
子求仁之問不一而止夫子之答不過曰如是而為仁
曰可謂仁之方於仁卒未嘗言於義非獨不言然亦莫
之問也且先進於禮樂聖人以野人名之後進於禮樂
以君子稱之曰如用之則吾從先進然則禮樂之用棄

君子而從野人矣空之一語六藝未嘗言回也庶乎其屢空者何謂惟禮文之博約固所以竭其才而曰非多學而識之曰君子多乎哉不多也鄙夫空空如者聖人焉問至竭兩端而告寧與顔子同乎然則六藝之歸仁義禮樂之教顔氏所學聖人之道果何適邪老子瞿曇其學與聖人異今其教與聖人並行者道不同古不相為謀觀於老氏之無佛氏之空則疑若聖人之所以教而顔氏庶幾焉者是邪非邪諸生學於聖人沈潛久矣

明以告我毋秘知言

問漢唐文體三變而班馬韓柳為之宗二班工情理之言愈倡六經之學其揆一也然漢之體製日趣卑弱唐文駸駸近古栁文章與時高下将班韓諸公其才自有優劣邪帝堯孔子之文章於書論語備矣漢唐文士未嘗不以是為宗師屢有變更舉不相似意者古今異世堯孔之文不同後世之作歟諸生飽於學文幸為開辨其惑

問漢唐基命中興之主肇造函夏紹復先王之大業雖曰人君之略而其名臣輔佐之績與為多焉時君㡯其臣佐之功厥有圖贊論述之事在漢高帝時有若十八侯在宣帝時有若十一名臣在世祖時有若二十八將唐貞觀間有若二十四功臣位次所列麒麟雲臺凌烟閣之所畫至或藏之宗廟為之銘贊其事重矣是宜去取極當時之選史籍無傳疑之謬求之於策則大不然顧或元功佐命維時名人而不在諸公之列中才列將

容有濫吹其閒又或同功一時而去取不同均有親嬿而棄留特異或不終而尚録或遂絶而不書必有說焉何以不著十八侯名位封國史記楚漢春秋固巳不同漢表泗水亭碑同出班固論次自有差别凌烟所圖二十四人尚矣唐書闕一不書曰荆州都督譙國公紹者兩京記稱柴紹功臣贊稱許紹二人官爵無異容或並存而二書有高士廉焉末詳何者為是研窮其事傳必有之夫古之所以貽今今之所以觀古者惟憑史籍而

陸賈司馬遷班固吳兢韋述吕温皆著書於當代或一人而自相乖背果何以哉諸生探討古文究之熟矣當時去取之説書傳所以不同於此必能言之其明辨之毋略

問周道東風化熄先王之迹蕩滅無餘仲尼繼文王而興脩六經之教師法後進以為萬世凖式當時之士有能潔已而進者殆無所拒絶是以三千之徒從聾而至杏壇洙泗絃歌不輟而七十子者遂速肖於聖人所以

誘掖之作成之其亦至矣觀夫子之見互鄉見南子雖佛肸公山弗擾以畔人召之而欲往聖門廣納於此可見子張之非子夏亦有於人何所不容之語陽貨孺悲之見何聖人拒之之深邪一者拜而時亡一者辭而鼓瑟應對絃歌之際厥有旨哉彼夷俟之原壤將命之童子自人而論可以無譏叩脛之云或人之答所為言動其故何邪誅姦回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真學士大夫之事況在論語之書乎諸生必究其端其明著之無略

問人之大倫友其一也取友之際古人難之道之不明友朋道喪曠千百歲才可以一二數而埶利之交在焉夫莊周惠施皆以老氏為宗其論交固善也周經施墓有斤墁之歎其相與者不薄矣而儵魚之辯鵷鼠之喻蚤𡨋之論獨何自而發歟當唐之時李杜韓栁皆以詩文名世單父之樂論文之思雪日之況託子之際亦可謂久要矣而欲殺之句飯顆之嘲實錄誌銘略不假借安坐甘食見之於書此又不可得而通者豈慼名之下

人情不無相軋將相成之道於義固當然哉有司未達其所以然諸生其明告我

問傳道之序自孔子曾子子思孟軻端若貫珠蓋無可疑者然論語記顔淵死孔子以況伯魚史記鯉年五十其亡先孔子三歲回少孔子三十歲三十二而死則是先伯魚九年也取信論語則伯魚之亡久矣世家家語曾子少孔子四十六歲子思年六十二則曾子於仲尼之卒也未壯子思猶逮事其先祖孔叢子有子思及孔

子曾子孟子車問答檀弓孟子漢藝文志皆稱子思與魯繆公同時孔叢又逮於繆公卒孟子題辭列女傳孟軻學於孔子之孫子思孟子傳學於子思之弟子資治通鑑外紀繆公訪子思之歲距孔子卒七十有三年而周紀魯繆公雲子思見衛謹侯後此又三十有一歲下距孟軻見梁惠王之歲凡四十又一年上下一百四十五年之間而道學三傳未足多過子思之年無乃過於壽考乎由此言之史記殆為不妄而孔氏所記畧同孟

子檀弓孟子劉向班固趙岐司馬公劉道原皆非無稽而妄作者記事參錯雖道原亦不能無疑諸生論古人於數千百載之間皆有以祛其妄而辨其惑傳道之次所當尤謹焉者近在眉睫固将先之幸為開發其疑明引据依於下

問古者賢士大夫逢時遇主以道光明於時有德有言世所希仰遭秦滅學其姓名固多湮没後無傳焉惟舜之五臣商之三仁武王十亂周之八士作者七人與夫

所謂逸民者始皆卓然章章有以自見得聖人一語而後其道愈明益其高深視河華昭晰齊日月不其偉乎雖與天地並存可也奈何諸儒傳其姓名人有一說言其年代乃大不同惟三仁孔子既詳言之朱張之行蓋闕如也作者之數或以為十字之訛夫人固不逃乎六經史傳之間儒者宜當深考先儒之說會有一定孰得孰失生其辨晰詳之

問兵法莫難於用閒莫深於用閒田單復齊秦滅六國

漢高亡楚句踐報吳皆藉間以成功微乎微乎間言一入敵情盡見彼君臣締合之交判然離而我計行矣故曰五間俱起莫知其道是謂神紀孫武之書曰商之興也伊摯在夏周之興也呂牙在商夫商周之王伊呂之佐決非行間以圖人之國者求之書傳則升陑出其不意乘黎而商始答周誠有似於兵法豈二王之道神至於無形哉少康夏之盛王用衆一旅光復夏祀亦二王之舉也其使女艾諜澆季杼誘豷襲澆於逐夫易首於

縫裳者見之傳記不可誣也伊吕之事未可遂以為無有為之其亦可道乎誘敵以間尢難入者計將何自而出邪方國家當敵人之强未雪大恥聖上懐冰握火思復東都之㑹前古之事不識可用於今歟何用行之有司敢請

浪語集卷二十八

浪語集卷二十九

宋 薛季宣 撰

解

中庸解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

天命上天之載也性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者也道日用也教成物者也天命即性也率性即道也脩道即教也性命道教皆非自外作者在乎不失其正而已於所不見不聞之地有毫釐之差則失性命之正失性命之正則去道遠矣隱見微顯本一道也未有動乎中而不形於外者戒慎恐懼所以貞夫一也人之於道也造次顛沛而不可違者也無入而不自得觀感之教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

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喜怒哀樂皆性中之物也方其未發不可謂之有及其旣發不可謂之無喜怒哀樂正於未發可不謂中乎發而不失其所謂中可不謂和乎中者道之所自出故謂之大本和者物之所同歸故謂之達道天地之大萬物之夥未有離乎道者也泯中和而不離開物成務之

道也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

君子之中庸中庸也小人之中庸反中庸也時中時措之宜也中節者也反中庸則安於不善此小人之中庸也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中正性也庸常道也居正有常所謂至德安之為貴

安之悠久之道也擇中庸而不能守非所謂安之者也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所貴於知者為其能有擇也所貴於賢者為其能有見也人之望也所賴以先民也愚者固不及矣知者又過中道道何從而行乎不肖固不及矣賢者又過

中道道何從而明乎孔子興道不行之歎葢歎賢而知者過猶不及君子小人之間不能以寸飲食而知其味之正斯無嗜好之僻也毋偏毋頗則近道矣過物之累所惡其鑿者也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

所惡於知者為其鑿也舜好問而好察邇言葢未始自用而亦不輕信之也邇言猶察況其遠者乎天下

之理未有無二端者好問而察邇言遏惡而揚善此執兩端而用其中之道也欲求中而二端之棄吾見其執一而非中也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子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子曰君子可以大受而不可小知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二者適反君子小人之辨衆人之知所

謂小知也惟知之小陷乎大患而不自覺雖知中庸之擇固無安之之理夫小知而大知自見惟不役於小爾久於中庸之德其惟大受者乎顔子擇中庸而得一善所謂識道也拳拳服膺則心服而身守之矣未嘗須臾離也何從而失之乎舜之爲舜不過執兩端而用其中顔之爲顔不過擇中庸而得一善君子之道焉可誣也在乎知本而已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禄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

不可能也

天下之事可以強為者是皆可能者也中庸天道也不可以能之也能之非道也執中而無方者也故曰神而明之存乎德行

子路問強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

道至死不變强哉矯

子路之問蓋强弱之强也孔子分君子小人之辨託南方北方之强應之南方之强君子居之所謂養其大者犯而不校之類此伯夷叔齊所以廉頑立懦求仁得仁也北方之强豈子路所謂强者此匹夫之勇爾和而不流中立不倚國有道不廢不為無道改節自强矯矯惟有道者能之而汝也矯矯特立貌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為之矣君子遵道而

行半塗而廢吾弗能已矣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惟聖者能之

素隱行怪揜其素行行其左道以欺世盜名者半塗而廢自暴自棄者若之人也皆爲人者也聖人有所不能爲爲之不能已也君子之道乾乾而不息者也遯世不見知而不悶非惟人之知也依乎中庸徒以成身而已非聖人而能與於此乎

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

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道不遠人故雖匹夫匹婦可以與知之至大至神雖聖人不可以意知不可以已能所謂費而隱者其中庸之至乎天地之大而人有所憾不能成其大爾夫

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言必有物安得舉而破之乎造端乎夫婦可以與知也察乎天地謂上下察也鳶飛魚躍各正性命者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豚魚鳥獸夫豈外此哉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為遠伐柯執柯以為遠此近於天地之大猶有所恨者曰用飲食此民之不可須臾離者也道不可離又何遠

焉知脩道之在人可以語率性之道矣

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

以人治人非求諸遠者過而能改為善莫加焉夫子一以貫之蓋無所謂忠恕忠恕之道譬諸已而已矣立已與物則其去道愈遠無人我之辨所謂一以貫之也不欲人之加諸我者吾亦欲無加諸人善推所為能忠與恕則近之矣違道不遠猶非道也一以貫

之無所俟於推矣

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

君子之道四君臣也父子也兄弟也朋友之交也是皆不可能也在脩其在我者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

所謂脩道也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聿求厥中者也言行相應則所謂君子之道者丘未能一所以能一之也慥慥謹也言不可不慥慥然也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已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

素其位所謂居易也不願乎外不易乎世者也不易乎世而行其素無適而不中矣上之陵下下之援上皆徇物而外馳者故怨尤生焉內求於巳又誰怨乎行險徼幸蓋不知命者也得之不得曰有命所以窮通而長樂也

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旣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帑子曰

父母其順矣乎

道不遠人在我而已大學之道自正心誠意以至化家刑國未有本亂而末治者也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故君子必自反也仁之實事親是也孝悌為仁之本豈有他哉

子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

可射思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鬼神至幽者也而人莫敢不敬以其體物之著也誠之不息則著豈外是哉譬射以有反身之仁窮神以見至誠之德知微之顯知遠之近則可以言中矣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壽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

受禄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

舜之受命所謂天地合其德者原其宗本不過克事

親之孝因天材而篤之耳栽培傾覆皆天道之當然

者舜何與焉達天之德而不能得天者未之有也而

況於邇者乎

子曰無憂者其唯文王乎以王季為父以武王為子父

作之子述之武王纉太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

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

廟饗之子孫保之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
太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
夫及士庶人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為
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
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子曰武王周公
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春
秋脩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宗廟之禮
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

序事謂酧獻及儐相執事者 旅酬下為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無憂得天者也達孝仁親者也文王上有以得其親下有以施乎子全其天樂又何憂乎武王周公所以上繼文王善推其所為而已近而事親大而事天治

人神和上下未始不本文王之道無或不當理者則

文王之無憂武周之達孝其至矣乎郊社禘嘗所以

交神有道指掌之示夫何遠之有哉

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

其人亡則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

也故為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仁者人

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

禮所生也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故君子

不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知天知命也知人知道也為政在人所謂人存政舉人亡政息者也地道之可察者莫敏於樹人道之可通者莫敏於政文武之政具在而人莫之行也得人行之則其化物何異於蒲盧之變然待其人而後行爾為政之道得人為本身不明道無以知人不先體仁無以入道君子之道無他仁義而已矣知事親為

人事之本尊賢為適道之宜由是而之焉則禮可以義起矣是故為政莫善於知天知天莫尚於知人知人莫大於尊親尊親莫過於脩身知脩身則可以仁民矣凡為政而不及於脩身知化皆非所謂正也

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

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達德所以行達道一所以行三也仁以本之知以通之勇以成之知仁勇三者相須為用而不可偏廢所以行之不過曰一而已一者何也所謂知天者也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則知仁勇之三未始離乎一也天下達道亦大矣交親之際盡而足通乎達德則未見其五也斯道也在人而已人之資質有限能強而至於道則與生而知之

安而行之者等爾明於蒲盧之喻則可以言政矣

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而好學力行知耻者近之三者之心人皆有之充其所為則達德可致身脩而可以為政矣脩道之謂教而於天下國家何有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

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脩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禄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禄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旣廩稱事所以

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絶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九經之治自脩身始所謂行之者一皆行其所無事也尊賢先於親親所以立道也大臣之敬不敢褻也小臣之體恐踈之也子庶民來百工内之所以安治柔遠人懷諸侯外之所以信服皆行其所無事而以脩身為本君子之於天下也將以安全之也非徒有

之而巳脩身以教各因其材而篤使人得之觀感咸事其事不敢不勉以遵乎治者先王脩道之教也皆自我出也所以行之者廣求諸巳者豈不約乎

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

矣
治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曰豫而已事不可以意知不可以已能皆以脩身為本誠明乎善所以立事也道也行也事也言也豫皆前定之矣見之事業寧有窮乎所貴乎坐進此道誠者所以立豫也至誠與天地同流不誠無物矣不誠無物則不明於善交人之際將何以有行乎道之不行不誠故爾易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

求率此而行則無徃而不濟矣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已百之人十能之已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强

天道本然者也人道當然者也至誠則無他事矣此舜所以從欲而治孔子從心所欲而不踰矩也學問辨行所以誠之者也學之貴博問之貴審思之貴慎辨之貴明行之貴篤知此五者可以無失矣審於問篤於行其功常十倍於人未有不至者致曲能有誠也學者所貴以成身也不成乎身則何貴於學誠者天之道也至明至强固有之也柔愚逐物害之也至誠則本然者見矣故學而未至於啟蒙發蔀如蒲盧

之變皆不足以言學也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惟天下至誠惟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為能化

性本然者也教當然者也本然者未嘗不著由當然

以即本然則本然之性見矣故雖聖人未有不由學而至者所謂致曲也知所謂教自愚而聖無難者誠明葢一道爾誠天道也誠之人道也明者誠之著也至誠復性則上下咸察吾性中之本然者而焉有不盡哉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言命矣立命之道自反身始也參乎天地非盡性者能之乎致曲無所不用其至者每用其至至則誠矣至誠不息則形而發見故變化自我出也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

天道之神所以能體物者誠一之至未始離於物也至誠與天道相似故神神而明之所謂格物也格物而至明則善不善之將然者無所潛於隱伏矣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為貴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

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誠自成道自道夫豈外物耶物則之盡在誠而已不誠無物故以誠為物之終始也誠者物之終始豈徒成身而已哉盡己盡物則中和致而天地位萬物育無物不一無適非中皆吾性之成德安有內外之分乎仁也知也由成己成物辨也仁知之辨惟其時而已

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

不貳誠也不測神也天地之神亦誠而已矣至誠斯不貳矣不貳則自然不息以至於盡神天之高地之厚道之悠久神之不測惟至誠可以與於此誠之為

道顧不大耶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茲天道之變化一言可盡曰誠而已

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鼉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

高明博厚悠久者天地之道此其可知者也天昭昭之多地一撮土之多山一卷石之多水一勺之多皆近而小者及其至也益不可知之也其所以為天地山川而不可知者曰誠而已

詩曰惟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故曰苟不至德

至道不凝焉

於穆不已天之命也不顯之德文王所以受命也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禮儀威儀待其人而後行者此於乎不顯純亦不已之德也全乎天德至道之歸也故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天之為天文王之為文王其道非他誠之不息而已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是故居上不驕為下

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烖及其身者也君子之道行其所無事也德性天性之本然者問學盡性之本然者廣大措之四方上下而準者精微至約之在人者高明所以覆物者中庸所以成物者温故反本者知新知來者敦厚自廣者崇禮接物者皆以脩身為本廓而充之則與天地準矣為上處下與

邦免禍未有不自此途出者此明哲之所以保其身也學不由此所謂反古之道也自用之愚自專之賤裁其自取之也

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

禮樂聖人事也制禮作樂天子之事也今天下有其

時者也不以聖人居天子之位禮樂不可作也此天之道也作之者安也夏禮不足徵矣殷禮可學而不可從也禮從時孔子之所以從周也孔子之不能制禮作樂無其時且無其位也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

不惑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是故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行而世為天下法言而世為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

三重三節也上焉不可使知之者也下焉日用而不知者也故君子用其中必本於脩身本諸身徵諸庶民匹夫匹婦皆可與知之上無太高下無太濆百姓

心悅誠服知所徵信則敬而從之所以適道也天地鬼神先聖後聖其道一而已矣莫不以人為本知天知人不過內外之合而已民有所徵而能信無思不服不可得而遠近吾儕道之教也見譽有由矣外是而求譽非永終譽者也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

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

天地之大誠而不已者也仲尼遠繼前聖合德二儀博厚高明應物無迹大小咸德體合萬殊小者如水之流通異行而俱入於海大者如物之自化不可見而未始踰閑天德之至所以為夫子哉

唯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寛裕温柔足以有容也發强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溥博如

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悅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

書曰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所見不同一於廣運之德爾成配天之德則其處身接物皆順而不妄動而愈出惟有本者能之爾天地之大何所不容何所不逮茍能此道則有不言之信無為之教聲容

言動其有不格者乎此為天道之當然所謂無思不

服者也此道也可以建天地可以貫金石有血氣者

而能外於是乎

唯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

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

天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天下之大經正也天下之大本中也經綸大經而立

大本非全於天者不能也求全於天誠之而已誠者

天地萬物所受以生也人之所以自成也夫焉有所倚然亦不可誣也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卓然如有立參前如倚衡有所倚者其何能然此道之本可得而知者聰明聖知性中之本然者固有之也唯全於天者爾天全而後誠至而中正立矣

詩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

温而理知逺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徳矣
君子之道其可知者非其至也至不可以意知而可
與有行也小道的然則的然而已矣其將何以為逺
知行逺之自邇登髙之自畀則可以適君子之道淡
而不厭簡而文温而理所謂不顯之徳也知徳之不
顯則知的然之惡矣子夏以謂小道可觀而泥於致
逺非可觀則何以為小道歟
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内省不疚無惡於志

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君子所以戒愼恐懼也自反而縮吾何慊乎哉故君子敬其獨爾内自不欺曽何人所不見之有人所不見而謂之難也況巳所不見乎此君子所以大過人也相在爾室室非身之外也況室以為踰也内且不愧於屋漏敬信其日用爾不動之敬不言之信何有哉

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君子之道本諸身加乎天下莫不以脩身為本也脩身本乎誠敬所謂篤恭也篤恭而天下平脩道之教也奏假無言不顯惟德至於時靡有爭百辟刑之惟至誠之格物如此民心悅而誠服天下有不平乎慶賞刑威勸懲之道也不用而民不倍誠之至也

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聲色之感豈所以化服人心乎聖人不以感人知德而已故夫子言本末之辨毛輕微之至也道微乎微者也知道之妙則知非毛之所可倫擬也尚不可得而倫擬矧可射乎無聲無臭天道之始也中庸之學所以研求性命之正和同天人之理不知天道之始其何以為至哉

大學解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能明是德則近人矣能明是德則知止矣有止故不安不安故能安能安故能動明德本也應物末也故學道貴知本知本則知緩急後先之序而無過舉之患矣不誠

未有能動者也能安而靜物莫之撓動而應物者蓋無難矣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其本亂而

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有良知有小知良知知德者也小知知小知見也域於小知良知無自發也能致其知則知之至者見矣物物則之在人者不明明德則物無以盡不能盡物則知之至者無因而發格至也物至則良知發也良知發見則所知必至意無有不誠心無有不正家國天下無不自正所施者寡所被者博矣洪範曰皇建

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所謂格物也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爾不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以知德脩身為本也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天子庶人之一是也堯自克明峻德至於黎民於變仲尼由三十而立至於所欲不踰矩大學之道無它在乎格物而已不

知盡已而欲盡人之道難已哉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大學之道自知德始意誠而下皆其序也不可躐而

至也慎獨致一之道也致一之至不戒而嚴矣易曰無有師保如臨父母嚴之至也不欺其内好之如色惡於欺也如惡惡臭自牧如此非出勉强而後可以為謙自謙慎獨之始也不誠無物君子其可欺乎小人為欺徒以自欺而已十目十指其將誰欺德之潤身由其意之誠也心廣體胖至誠之道將與天地參矣

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

磨瑟兮僴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兮如切如
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僴兮者恂慄也
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兮者道盛德
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
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淇澳之詩美武公之德者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所以
形容之也為天造而人功之似也由其知學而自脩
者至也恂慄和敬也威儀度數也脩道在巳而民之

不能忘者各以其所求得也君子樂得其志小人樂得其事凡以身脩而應之有道也故必誠其意

康誥曰克明德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明德俊德也日新德新也惟天陰隲下民民之受中以生者明於是也聖人所以達天德也由其固有之

也克明則克類矣文王純亦不已日新之盛德也盡

斯爾也用其極之謂也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止極也仁之至義之盡也知止而後能定能定則不宅矣此謂知本古人之所以大過人者無所不用其極也能知所止無所往而不建其極也黄鳥尚知安身之所人而不求所止可乎訟之起也中無所定也知止自不欺矣犯而不校夫何訟之有乎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

味此謂脩身在正其心

中庸之學以率性為道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有所忿懥恐懼則非所謂中而本性昏矣心者神明之舍居中虛以治五官者也心為事奪五官皆失其正非所以安神明也一正心而本性正矣

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

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

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君子之道無他善推其所為而已譬所親愛譬所畏敬譬所哀矜譬所敖惰取譬反覆視我心之輕重則失其正者見矣好而不知其惡惡而不知其美皆有所偏也心有所偏則吾之是非錯謬失倫輕重無準失其所以成己近而無以齊家猶愛而不知其

子貪而不知其苗也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則會歸于極矣是故脩身以正心為本心正而天下平矣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

孝經曰閨門之内具禮矣乎嚴父嚴兄妻子臣妾猶百姓徒役也為國以禮能踰上下之交乎君子之為

天下國家皆以脩身為本事親者可以事君臨下者可以臨民此皆不學而能者也若保赤子敬之至也知敬恭之道斯無失之者矣君親之辨則惟其時物焉故曰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克明俊德黎民於變文王以刑寡妻者御家邦善推所為者乎

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堯舜帥天下以

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已而后求諸人無諸已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國在齊其家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孔子曰聲色之於化民也末矣脩道之謂教凡有血

氣未有不緣觀感而得也此化俗之機也皆自身脩始也堯舜之民灝灝如也桀紂之民比屋可誅是豈聲色化之也皆觀感然也非勉强而從之也故君子必自反也内外之合所謂恕也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篤恭而天下平用此道也

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故君子先正其身不顧乎其外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

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

古之善爲天下國家者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無它焉一以貫之而已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所出者正則所從者順此之謂絜矩之道矩絜而民取制矣是故動而爲天下道使民無不知愛其親知敬其長

風俗淳厚蓋所以率之者順矣脩道之教不言之令所謂絜矩之道皆以身脩為本耳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為天下僇矣

國以民為本民以心為本君子之得其民得其心也民之好惡其心未嘗不公君子以民為心公其好惡則民愛之戴之將父母若矣為人上者下人之所瞻望

也唯中立而不倚則服而從之十手十目其嚴乎故

君子在正其身

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内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

皇天無親惟德是予人之所欲天必從之天聽自我民聽天視自我民視是故在得民也得民在得心也惟有德者有以得民之心故君子敬其獨也政有本末脩身為本身脩德建民可得而用矣何財非我之有不務建德而急於財用民不知德則惟財之靳是施奪之道也是故有德斯有民有民斯得天後利先義先王所以受命也

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舅犯曰亡人無以

為寶仁親以為寶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巳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為能愛人能惡人

為國之道在知善擇惡善之道仁身為本仁身而後

能擇能擇然後知人知人嘉善則可以保民矣善人之道無他賢賢而已媢疾之心勝則不能與人為善

而何以保身乎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脩身而已

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

進賢之法莫崇禮貌去惡之要莫先克己見賢而不

能舉舉而不能先吾命之出者未至爾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是誰之過歟惟能公其心者可與論進賢退不肖之實以百姓之心為心忠信君子所以仁身者驕泰害之者也得失之要在我而已果能忠信則身脩而能公其好惡賢不肖之進退在此而不在彼也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未有上

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為善之小人之使為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易稱何以聚人曰財財者國用所出其可緩乎雖然

為國務民之義而已財者利之所在人之所必爭也人必爭而我奪之則利心生而禮義消矣務民之義則天下一家而財不可勝用藏之於下猶在君也以財發身用之者也不知所以用之身為財之役矣故君子先正其本為上有節為下敦本財用之出庸有窮乎是故務民之義在乎脩身以仁民民化於仁則愛之如父母畏之如雷霆上下情通財皆可得而用率斯道也其有不終於義者乎一家仁而一國興仁

非他道也務民之義不以利為先爾貨悖而入亦悖而出此事勢之必然者也謀大者尚皆不暇謀小況君子而可爭利於民乎聚斂之臣不知義之所在害加於盜以爭利之民也民爭利而至於亂則不可救藥矣言利而析秋毫必非養其大者之人也所見之小惡知利義之和哉惟知利者為義之和而後可與共論生財之道

浪語集卷二十九